

游劍江湖

(三)

梁羽生著



游剑江湖

(三)

梁羽生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·成都·

目 录

- 37. 化敌为友..... (799)
- 38. 重寻故剑..... (822)
- 39. 匆匆来去..... (841)
- 40. 几番离合..... (864)
- 41. 赌酒显能..... (884)
- 42. 扬州祝寿..... (905)
- 43. 揭破阴谋..... (929)
- 44. 英雄肝胆..... (951)
- 45. 大闹寿堂..... (970)
- 46. 分道扬镳..... (992)
- 47. 红颜知己..... (1006)
- 48. 路遇同门..... (1039)
- 49. 黑衣老者..... (1057)
- 50. 仪馨楼上..... (1072)
- 51. 扫荡妖邪..... (1093)
- 52. 儿女情怀..... (1120)
- 53. 敌人偷袭..... (1139)

37.

化 敌 为 友

渊明诗喜说荆轲
吟到恩仇心事涌

想见停云发浩歌
江湖侠骨恐无多

——龚自珍

“我说出来，你可莫笑话我。”吕思美的粉脸，越发泛起红霞了。

“去年我到苏州找孟师哥，当时我还未知道你也已经回来的。恰巧就在见着孟师哥那天晚上，点苍双煞来到，我受了段仇世的毒掌之伤，病得神智不清，糊里糊涂。忽然听得你在我的耳边唱曲，唱的就是这支曲子。睁开眼睛一看，才知道是孟师哥。我也觉得奇怪，孟师哥的嗓子粗豪，与你大不相同，怎的我会把他当作你了。但更奇怪的是，我想起了你，就舒服许多，伤口也不那么痛了。”

宋腾霄柔声笑道：“是吗？在小金川的时候，我还只道你是喜欢孟师哥的呢！”

吕思美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喜欢孟师哥。但这喜欢和对你的喜欢却好象有所不同。”

宋腾霄道：“哦，那是什么不同？”

吕思美说道：“起初我也不知，现在才明白了。原来孟师哥一向把我当作小妹妹，我也是把他当作大哥看待。”

宋腾霄笑道：“那你又当我作什么？”

吕思美道：“我虽然也叫你做师哥，但在你的面前，我可丝毫不感到拘束。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顽皮一点你也不会介意，你好像是我同年的朋友，说老实话，我对你可没有对孟师哥那样的敬畏。”

宋腾霄哈哈大笑：“我可比你长七八岁呢，孟大哥也只不过比我大一年。”

吕思美道：“我的感觉就是这样，你不会怪我不够尊敬你吧？”

宋腾霄笑道：“我宁愿你喜欢我多些，不愿意你敬我却又怕我。”

吕思美道：“孟师哥也真可怜，他喜欢云姐姐，云姐姐却嫁了人。不过现在她已经和丈夫分手，但愿他们能够复合。”

宋腾霄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可惜中间又插进了一个缪长风。从那天的情形看来，只怕云紫萝和那姓缪的感情不在她与元超之下呢。”

吕思美道：“你好象很不满意云紫萝？”

宋腾霄道：“我是替元超感到不值。不过我还是当她是好朋友的，你——”

吕思美道：“我明白。唉，不知孟师哥到了京城没有，倘若咱们能够见着他，一同去找云姐姐那该多好！”

刚说到这里，忽地听得有追逐的脚步声。宋腾霄是个行

家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有人在那边打斗，你听，这是劈空掌的声音！”

吕思美又惊又喜，说道，“莫不是孟师兄找咱们来了？”

宋腾霄道：“不对，孟大哥使的是快刀，这两人手上却没兵器。”吕思美道：“咱们过去看看。”她何尝不知道宋腾霄的判断甚为有理，但心里还希望是孟元超。

还未走出那片树林，只听得一个尖锐的女声喝道：“你这魔头往哪里跑？”追逐的脚步声突然停下来了。宋腾霄心中一动，想到：“这女人的声音好熟，我是在哪里听见过的呢。”

心念未已，随即听得一人哈哈大笑，笑声宛如金属交击，刺耳非常，笑过之后，说道：“臭婆娘，你以为我真怕你不成？我只是因为路上不便动手，让你而已，好，你既然不知进退，追这里来，咱们就在这里比划比划吧！”

吕思美吃了一惊，失声叫道：“这人就是曾用毒掌伤了我的那个段仇世！”

宋腾霄道：“不错，他是点苍双煞中的老二段仇世，云紫萝的孩子就是他们在我手中抢去的。”

两人飞快跑出树林，只见在一段城墙脚下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，正在向着一个中年书生扑去。这中年书生摇着一把折扇，果然是点苍双煞中的段仇世。

段仇世好整以暇，折扇轻轻一拨，化解了那妇人一招十分复杂的掌法，笑道：“人家说城头上看跑马，咱们却不妨在城头上打上一架，给城脚下的人看看。”他是面向着宋腾霄这一方的，已经发现他们来了。

万里长城的建筑是划一的，城墙有三丈多高，墙头可供五匹马并辔而驰，比普通一个省城的大街还要宽广。段仇世一个“黄鹂冲霄”的身法，飞身跃起，扇柄在城墙上轻轻一点，已是轻轻巧巧的跳了上去，站在城头了。

那妇人背向着宋腾霄，她耳听八方，知道有人来到，不由得心头微凛，想道：“莫非这魔头早就约了帮手，才用诱敌之计，把我引到此地？”但她自恃本领高强，却也不惧，此时段仇世已经跃上墙头，她无暇回头，立即如影随形，跟着跳上，冷笑喝道：“不把我的侄儿交还，你逃到天涯海角，也跑不出我的掌心。”

“原来是这个泼妇，怪不得她竟敢追踪点苍双煞！”宋腾霄心想。段仇世突然在这里出现，已经是颇出他意料之外，如今见着这女人，更是意外加上意外了。

“宋师哥，这个女人是谁？”吕思美见这女人的轻功了得，禁不住好奇，问她师哥。

“这婆娘是杨牧的姐姐，外号辣手观音的杨大姑！”宋腾霄答道。

吕思美听说是杨牧的姐姐，不觉皱起眉头，说道：“听说你和他打过一架，她是不是象杨牧那样坏？”

宋腾霄道：“虽无过错，面目可憎。或许没有她的弟弟那样坏，也是个令人讨厌的泼妇。”

长城上段仇世已经和杨大姑交上了手。

杨大姑是上北京找她弟弟的。原来四海游龙齐建业是她丈夫的叔叔，齐建业因为不愿再理杨牧的家庭纠纷，劝她休妻之后，便即独自回家。杨大姑从齐建业口中，方始知道他的弟弟还没有死，她的侄儿乃是落在点苍双煞的手中。

杨大姑为人成见极深，她一向就不喜欢云紫萝，如今虽然知道了云紫萝并没有害死她的弟弟，但仍然认为云紫萝的所作所为乃是败坏了她杨家的门风，她怕弟弟对付不了云紫萝，是以才特地上京准备助她弟弟一臂之力。不料无巧不成书，在途中碰上了点苍双煞之一的段仇世。

齐建业和她说过在泰山之会中，杨牧曾吃过段仇世的亏一事。她也知道段仇世在点苍双煞中虽是师弟，武功却比师兄卜天雕厉害得多，是一个有名的魔头。是以她虽然极为自负，却也不敢丝毫轻敌，当下一照面便施杀手。使出了杨家家传绝技的金刚六阳手。

金刚六阳手以掌力刚猛驰誉武林，本来这种纯粹阳刚的掌力是不大适宜于女子学的，但杨大姑却也当真算得是个武学奇材，她别出心裁，另辟蹊径，在原来的掌法上又再穷加变化，变成了刚柔兼济的功夫。金刚六阳手本来就是招里藏招，式中套式，每一掌劈出，内中都暗藏着六种不同的奇妙变化的。到了杨大姑手上，这一招六式，更能够把阳刚与阴柔的掌力交互运用，瞬息百变，虚实莫测，令人防不胜防，当日云紫萝走出杨家之时，以她那样超妙的轻功，敏捷的身手，在杨大姑的掌下，都几乎脱不了身。杨大姑的掌法造诣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双掌相交，段仇世也感到好似打着了一团棉絮，无从着力，不由得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这婆娘的内力倒是不弱，好，我就和她较量较量内功。”那知心念未已，那团“棉絮”忽地变成了铁壁铜墙，一股刚猛的掌力，惊涛骇浪般的便涌上来！

段仇世使了个“卸”字诀，右掌一带，把对方的掌力引

出外门，冷笑说道：“好个泼妇，要拼命么？”左手拿的折扇倏地便指到了对方掌心的“劳宫穴”，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，杨大姑吃了一惊，掌力不敢尽发，忙即换掌、变招，心道：“这魔头果然名不虚传，他居然能够轻描淡写的化解我的金刚掌力！”

殊不知段仇世这招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已是他平生所学的精华所聚。化解了杨大姑的攻势之后，心里暗暗叫声“好险”，想道：“宋腾霄的气量恐怕比不上孟元超，我与他能否化敌为友，尚未可知，久战下去，于我不利，须得赶快把这泼妇打发才行。”

杨大姑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此时她身在城头，不但看见了宋吕二人，而且听得见他们的说话了。她一听到宋腾霄的声音，就不由得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这人不就是那日在灵堂里抢走了华儿的那个蒙面人吗？”跟着又听到宋腾霄说她面目可憎，是个泼妇，更不禁气得七窍生烟，暗自思量：“这小子纵然不是段仇世约来，也总是对我不利的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，慢慢再找他们算帐。”宋腾霄和吕思美前半段的谈话她没听见，却不知宋吕二人与段仇世结下的梁子比她还大得多。

杨大姑打定了“走为上着”的主意，但旗鼓相当的高手拼斗，要走也非易事。当下杨大姑只好继续展开猛攻，希望能够把段仇世迫退，这才能够溜走。

双方都是不愿久战，彼此抢攻，段仇世连遇几次险招，心头火起，恶念陡生，登时便使出了赤砂掌的功夫。

赤砂掌能伤奇经八脉，是一门极为厉害的邪派毒功，那次吕思美受伤，就是伤在他的毒掌之下的，

杨大姑是个识货的行家，一见段仇世的掌心红若涂脂，鼻端隐隐闻得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味，不禁心头大骇，连忙运功御毒。如此一来，她登时又给段仇世抢去了攻势，要想逃走，更是难了，心中暗暗叫苦。

此时宋吕二人已经走到城墙底下，吕思美道：“宋师哥，咱们帮哪一边？”

宋腾霄道：“姓段这魔头是你的仇人，没奈何，咱们当然是只好帮杨大姑了。”

吕思美道：“这婆娘姐弟联同欺侮云姐姐，我见着她就不由得有气。不如咱们谁也不帮，让他们分出了胜负，咱们再去报仇。”她的武学造诣不及宋腾霄，但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再战下去，杨大姑一定不是段仇世的手对手。

宋腾霄笑道：“也好，咱们暂且坐山观虎斗。”

段仇世呼呼两掌，把杨大姑迫到了城头的边缘，冷笑说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说我抢了你的侄儿，不错，那孩子名叫杨华，但虽是姓杨，却未必当真就是你杨家的骨肉吧？再说，杨华也并不是从你的手上抢去的。”

他这话是有意说给宋腾霄听的，宋腾霄听了之后，果然不觉好生诧异，心道：“他怎的好似知道了孟大哥和这孩子的秘密？”

杨大姑给迫到城头的边缘，形势十分危险。吕思美叫道：“啊呀，不好，这婆娘恐怕有性命之忧。她虽然可恶，罪不至死。宋师哥，我改变了主意了，咱们还是帮帮她吧！”

话犹未了，只听得“哎哟”一声，杨大姑已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也似，从城头上一个鹞子翻身，跌下去了，但那

“哎哟”的叫声，却是出自段仇世之口。

原来高手拼斗，有一方分出心神说话，自是不免要受影响。杨大姑就是趁着段仇世说话的当儿，突施杀手的！

段仇世就是提防她有此一着，身形一闪，折扇伸出，便即点她穴道。但饶是他应变得快，也给杨大姑的掌锋从胸口擦过，幸而没有打个正着。

不过，杨大姑也没有占得便宜，她胸口的衣裳给折扇挑开，好象给蚂蚁叮了一口似的，微感酸麻，也不知有没有受伤，慌忙就跳下去了。

脚踏实地，低头一看，只见胸部敞开，左乳下面，有一点红点，与“乳突穴”的距离，相差不过毫厘。原来段仇世的点穴也没有点个正着。

杨大姑暗暗叫声“好险”不由得又羞又气，骂道：“段仇世，宋腾霄，你们莫要得意，老娘还没有死呢，终有一日与你们算帐！”

宋腾霄笑道：“小师妹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这臭婆娘骂人还能够骂得这样狠，大概不是重伤，性命当然更是可以无忧了！”

吕思美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这婆娘也是好没道理，咱们是一番好意，她却把你也痛骂在内。”

段仇世受那一掌，掌力是从旁边掠过的，虽然颇觉疼痛，其实并没受伤。他的内功造诣甚深，当下运气三转，便即没事。

吕思美低声说道：“宋师哥，这魔头不知是否已受了伤，咱们打不打他？”

宋腾霄笑道：“小师妹，你的心地也太好了。当时他用

毒掌伤你，可曾手下留情？对付这等邪恶的魔头，咱们与他讲什么江湖规矩？快上去吧！”

宋腾霄知道段仇世的轻功了得，不但在他之上，甚至比吕思美还要稍胜一筹，只怕他跟着杨大姑溜走，是以一面飞跑追上前去，一面叫道：“姓段的，有胆的你莫逃！”

段仇世哈哈一笑，从城墙上跳下来，并非逃跑，而是迎着宋腾霄追来的方向，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逃，不是为了找你，我还不会到这里来呢！”

宋腾霄道：“好，那咱们就分个高下吧！”

吕思美忽道：“且慢！”

宋腾霄怔了一怔道：“小师妹，你狠不起心肠么？我看他可并没有受伤。”

吕思美道：“你问问他，他怎么知道咱们是在这儿？”他不愿意与段仇世交谈，但对他的来意已是不禁有了几分疑惑。心里想道：“他和宋师哥也是交过手的，他分明知道我和宋师哥联手，即使他是毫没受伤，也是必败无疑，为什么他不逃跑？”

段仇世似乎知道她的心思，哈哈笑道：“宋腾霄，我不是怕和你们打架，但我这次来，却并非是为了要找你们打架的。当然，你若要打，我也奉陪！你让我先说两句话好不好？”

宋腾霄道：“好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找我做什么？”

段仇世怒道：“姓宋的，嘴里放干净点好不好？你要吵架，我可以比你骂得更凶更毒！”

宋腾霄见小师妹要听他说话，只好暂且忍着了气，说道：“好，在你说话的时间，我把你当着朋友看待。说吧！”言下之意，只能暂时给他以朋友的礼貌，待他说明来意之后，

那可就要把他当作敌人了。

段仇世不理睬他的言外之意，摺扇轻摇，缓缓说道：“宋腾霄，其实我也不是为了找你，我要找孟元，没人可以告诉我，只好向你打听了。至于我是怎样知道你在这儿，你不把我当着朋友，我也用不着告诉你了。”

吕思美大感意外，禁不住就问道：“你找我的孟师哥做什么？你还要和他再打一架？”

段仇世道：“不，我也不是要和他打架，我要告诉他一桩事情。不过这桩事情，却也不便说给你听。”

宋腾霄冷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对孟大哥倒是一番好意了？”

段仇世说道：“不错，我虽然是曾经伤在他的刀下，我对他的佩服可是比对你的多些！”

宋腾霄道：“我不要你佩服，也不相信你的鬼话！”

段仇世道：“那么你是不肯把孟元超的下落告诉我了？”

宋腾霄道：“莫说我不知道，知道也不告诉你！”

段仇世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早知你不会相信的。没办法，那么，咱们只好再打上一架了！”

宋腾霄道：“不错，这样倒是爽快一些。小师妹，拔剑上吧！”

吕思美倒是有点思疑不定，一时间不敢断定段仇世的话是假是真。哪知她还没有拔剑，段仇世已是先发制人，突然就向她先动手了。

宋腾霄大吃一惊，失声叫道“师妹，留神！”吕思美慌忙使出穿花绕树身法，一飘一闪。就在这闪电之间，只觉微风飒然，头顶插的一根银簪悠悠颤动，叮的响了一声，段仇

世已是在她身边掠过，而且回过头来了。

只见段仇世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上次误伤姑娘，十分拖欠，请姑娘恕罪。”

吕思美这才知道段仇世乃是手下留情，特地用这个法子来表明他对自己并无敌意的。要知她的穿花绕树身法虽然超妙，但因刚才乃是猝不及防，多少有欠轻灵，倘若段仇世当真是下杀手的话，那就不仅是弹动她头上的银簪，大可以在她的天灵盖打上一掌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宋腾霄已是唰的一剑刺来，喝道：“你这厮怙恶不悛，居然还敢戏弄我的师妹！”

吕思美也是个要强的姑娘，虽然明知对方乃是手下留情，却不甘心受对方这种迹近戏弄的“陪罪”，一怒之下，拔出双刀，说道：“你可以杀我而没杀我，我也可以饶你一次性命。但若要我就此甘休，那是万万不能！”

段仇世心中苦笑：“你这小姑娘也不替我想想，除了这个法子，我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令你相信我并无恶意？”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不屑再向对方求情，说道：“我已经表明心意，你们不肯原谅，哪也没有办法。段某唯有舍命陪君子罢啦！”

宋腾霄的本领和段仇世是在伯仲之间，各有擅长的武功。段仇世倘若使出毒掌功夫，可以稍占上风。但宋腾霄的剑法，却是胜过他的折扇点穴。

十数招过后，宋腾霄的剑法越展越快，一口剑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剑剑不离对方要害。吕思美双刀飞舞，配上她的轻灵身法，也是委实不可小觑。此时即使段仇世重施故技，向她突袭，也是难以打着她了。

段仇世对付个一宋腾霄已然吃力，怎堪再加上个一吕思美，五十招过后，渐渐变成只有招架之功，已无还击之力。

吕思美说道：“宋师哥，看在我的份上，你可别要杀他。”

宋腾霄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说过的话，当然不能不算数的。不过这厮的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他曾用毒掌打伤你，我不杀他，也得废掉他的武功！”

段仇世大怒道：“很好，且看你怎样废掉我的武功？”说话之际，玄功默运，双掌登时红若涂脂。

吕思美叫道：“宋师哥小心，这魔头要用毒掌！”

段仇世道：“宋腾霄，你是要迫使我非和你拼命不可了！”

宋腾霄道：“好，你尽管拼命罢，我宋腾霄可不怕你！”他口里说不害怕，其实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

兵法有句格言：攻击是最好的防御。这条道理，用于高手搏斗，也是一样，宋腾霄怕他的毒掌厉害，连忙加紧进攻。段仇世收起折扇，双掌盘旋飞舞，冷笑着说道：“宋腾霄，我拼着身上穿几个窟窿，你敢担保不受我一掌。”宋腾霄怒道：“大丈夫岂能受你恐吓！”话犹未了，腥风已是扑鼻而来，宋腾霄恐防中毒，连忙闭口。

吕思美挥刀助攻，段仇世施展腾挪闪展的功夫，避开她的双刀，专向宋腾霄攻击，宋腾霄稍稍宽心，想道：“幸而他对小师妹似无恶意，否则我护了自身，只怕就要难以兼顾师妹了。”

他虽然采取以攻为守的打法，但是否能够避免两败俱伤，心中实是毫无把握。

正在全神贯注防御他的毒掌之时，忽见他的掌心朱红渐退，腥风也没有了。原来段仇世本是要拼命的，忽地想道：

“我已经伤害过这可爱的小姑娘，何必还要作孽，再伤她的情人？唉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解不开也不该越结越深，我这一生造孽已多，就拼着受这小子所伤吧。”想至此处，不觉心境空明，不知不觉之间，他的毒功也就停止运用了。

宋腾霄唰唰几剑，眼看就要迫得他无可转身，吕思美忽地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用毒掌？”

段仇世苦笑道：“可惜我还没有见着孟元超，你们尽管杀我，不过有几句话请你带给孟元超……”

吕思美不知不觉也放缓了招数，宋腾霄道：“小师妹，提防他是缓兵之计！”吕思美横刀护身，还是问道：“你要我带什么口风？”

段仇世怒道：“你们不相信，那我也用不着说啦！”

宋腾霄正在一剑刺去，树林中忽地跳出一个人来，叫道：“宋兄，暂且住手！”

吕思美又惊又喜，叫道：“孟师哥，是你！这个魔头说是要找你呢！”

孟元超道：“我已经知道了。段仇世，你有什么话和我当面说吧。”原来他早已来到，不但听见了段仇世的说话，也看见了他中途舍弃毒掌的事。他本来是准备宋吕二人一有危险，他就出来援救的。但因段仇世已经不用毒掌，故此迟至此际看清楚，段仇世确是并无恶意之后，方始出来。

段仇世道：“孟元超，我先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还要向我报仇？”

孟元超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大丈夫恩怨分明，不错，我

和段兄结的梁子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怨是有的。但在泰山会上，我也曾受过段兄的恩德，恩怨相消，这仇嘛，大家也就不用再算了。”

宋腾霄大为诧异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心里想道：“这魔头抢了他的孩子，他居然也肯一笔勾销，不知这魔头曾经帮过他什么大忙，真是奇怪！”他可不知，那日泰山会上，杨牧捏造谎言，自己是受石朝玃所伤，冒充英雄好汉；又含血喷人，诬捏孟元超拐带他的妻子，倘若不是段仇世出来替他辩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孟元超不仅感激他为自己主持公道，更感激他替云紫萝保存了名誉，是以才肯把旧怨一笔勾销。

吕思美对师兄一向敬佩，接着说道：“我爹爹生前曾经打伤过你，你也打伤了我，如今我也想通了，冤冤相报无已时，我和你的冤仇也就一笔勾销了吧！”

孟元超道：“宋兄，请看在小弟份上……”正想善言开导，宋腾霄已是笑道：“你们都不计较，我还能和段先生计较么？”要知宋腾霄素来好胜，在吕思美面前，他可不能让小师妹说他气量比不上孟元超。

段仇世笑道：“孟兄，多谢你以德报怨，不和我算帐，还给我作鲁仲连，不过，我可得有言在先，你不向我报仇，我还是要向你报仇的！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是不禁怔了一怔，孟元超纵声笑道：“孟某只问事情是否当为，但求心之所安。别人对我如何，我从来不管。”

段仇世赞道：“好个豪杰胸怀，孟兄，我不妨对你说句老实话，当日你用快刀打败了我，我还不是怎样佩服，如今